

讀 John Thomson 攝影日記有感 · 鄭立明

一八七一年，溼版攝影發明後二十年，打狗港開放通商後十三年  
電影發明前二十四年，甲午戰爭前二十三年，樟腦戰爭前三年

John Thomson 帶著一個魔術盒前來

倒是他已經認得島嶼的名

只是島嶼對攝影師是什麼鬼還無所適從

而對於玻璃底片、溼版攝影我們還一無所知

只知道他雇了六個腳夫才扛起了那些攝取影子的工具

而我們只需兩個男人就挑起了他的轎子

顯然我們的黑影重過他的白皮膚

影子被撕走以後我們很久才感覺痛

那之後土地也不再是原來的土地

雖然我們並沒有如傳言所說被影子取代

然而我們也沒有體會到那只是時間問題

這些究竟你有沒有看到  
還是就算看到了

撕走的除了臉孔、眼睛、衣著、還有靈魂  
所有那些帶走的

仍然如同以往一樣繼續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

無一例外全都受了詛咒一一消失

以前獵人如風

如今快門似閃電

到底哪個贏的人頭多

後來我們自己也會學起攝影術

現在不用玻璃板，不用六個腳夫，也不用三腳架

甚至兩根手指就可以輕輕捏起法術盒

到底以前的人靈魂比較輕

還是後來的人比較好撕

撕影子，比脫衣服還快，比較不痛

影子甚至被拿來寫日記，被拿來當便利貼

但是便利貼遠遠止不住土地的痛

它們是一種消失的符咒

先是梅花鹿消失，平埔族不見了

現在農田、連著海灣也都要毀滅殆盡了

太陽系的第四顆眼球啊



## 鄭立明

### 〉 作者簡介

臺灣彰化人，曾任職傳播公司、金馬獎、電影資料館等單位，做過電影雜誌、叢書編輯以及影展工作，得過一些劇本獎、文學獎，曾為巴黎西帖駐村藝術家；目前從事電影編導以及文字創作。

### 〉 得獎感言

一開始是為了拍片才尋找一八七一年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生的南臺灣之旅。最後發現二〇一三年的自己其實是在做 一次大追問，問這個島嶼形成的「我」是從何而來，又將往何去。

評語  
楊佳嫻

活動於十九世紀晚期的攝影師 John Thomson 作品，曾在高美館展出，也有若干作品涉及大高雄地區，或許也對文字創作者有所啓示。去年首獎作品曾略提到過，今年首獎則完全以此為題材。本詩略帶散文筆法，但是無損詩質，開頭幾個歷史座標勾勒出 John Thomson 來臺的年代意義，並用魔術盒、靈魂的傳說，來談種族、觀看、土地與人等議題；議題雖然沉重，筆法卻是輕巧自然，舉重若輕本是最困難的技巧。同時，本詩也沒有刻意附會歷史或高雄題材的造作。尤其欣賞第五段，透過人與影像的關係彰顯今昔對比，攝影的「符咒」不一定是負面的，以前這道「符咒」有力量，現在卻因為太過輕易而失去法力，而一同變遷的，又何止是攝影技術與影像意義！惟結尾一段較弱，是唯一可惜之處。